明李文正公年譜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五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雜紀 公生平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有未可確知其歲年者各從所載略爲詮次編之於此

許浩兩湖麈談錄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螃蟹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俱賜寶鏹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年

皇甫錄皇明紀畧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

命製之樂章爲李文正作

麓堂詩話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荅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旣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傾心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崖山詩内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

但見姦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矣

識大錄趙司成永號類庵京師人一日過曾學士鐸邸曾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曾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曾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曾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兩湖塵談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温公像求涯翁贊者公遂命與謙代作其中

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云是爲靖康等語翁大稱賞以爲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爲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陳洪謨治世餘聞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爲一法司並立聽候如旨云法司知道兩衙俱跪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云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玉音微低不免混聽則具本認罪時司寇白公昂不差都御史閔公珪屢差俱蒙溫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白閔俱甲申進士因會同

年席上謂閔曰今日年兄何以差閔荅曰一時聽不真

曰自公只一耳何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衆皆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辴然

名世類苑邵文莊以戶部出爲江西提學李西涯贈以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寬文莊嘗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陸容菽園雜記李賓之事父極孝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

玉堂叢話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故門生散衙後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歲以爲常一月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餞之即席賦詩諸人中汪石潭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能續衆共請曰吾輩以抑之此詩絕好老師何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偏枯且近於合盤因即援筆改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宏治正德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士亦豈偶然哉

名世類苑楊文襄敘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絶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云盛德嘉謨雄文遂學一時海內莫及

國雅李文正學旣該博詞頗宏麗且老於掌故其詠史樂府乃所優也當時如邱邵二文莊吳文定石文隱諸縉紳先生倡酬多作七言律甚至叠和累篇每以什計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李何徐諸公作巵言曰長沙之於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頗善比輿讀公之花將軍

歌丑之羅都御史吳之送武靖西征邵之胥門石之契

玆見諸篇稍頡頏馳騖矣

王世懋窺天外乘李西涯東陽孝宗朝位劉謝之間誠懇不如劉質直不如謝而政事文學不啻過之受顧命稱三賢後劉謝以持八黨被逐而李獨留劉瑾時天下遂以蕢猶三相有爲詩譏之者有爲書絶之者然公保全善類調停亦多苦心鄭端簡公吾學編列之名臣之末所評隲實允人心而西涯之聲價始定

王貞善讀史法戒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馬售錢六百文西涯以詩諭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

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京士大夫能如此者幾人哉一鞍轡之飾至費金數十兩三品以上官舍入率七百金以至千餘金視昔不同甚遠吁亦可以觀世變矣

湛深溪山餘話我朝每歎君臣隔絕實以憲廟口吃之故至孝宗末年有意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文正東陽

載在燕對錄

徐可先章佩編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濕諾

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

耿定向先進遺風李文正公東陽幼負儁才藉有清譽

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其爲相迎逆瑾亂政

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焦芳瑾竊太

阿之柄大肆欺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

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

慄輒就日曝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

外紀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李得句云五風十雨梅

黃節程即應云二水三山李白詩一時服其巧麗神童集所

載同

焦竑獻徵錄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疐身者已彼時權璫狂猘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獻徵錄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獻徵錄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卽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獻徵錄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編修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卽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王元美藝苑巵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王世貞藝苑巵言罰者於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

議論過爾翁抑以爲十不得一二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
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
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仿
之以爲樂府如是則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
鄭曉徵吾錄劉瑾入司禮監殺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矯
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劉健李東陽謝遷各
上疏求去內批健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上曰
自陳休職臣下職也黜陟人材朝廷公論卿毋再辭
陸深跋邵二泉西涯哀詞右戶侍郎二泉先生國賢詩
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

諫俞正齋國昌正齋示深讀之衍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實近世以來師生之所鮮有千載而下讀之猶將涕泗滿襟況於識西涯知二泉如吾正齋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訃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廓廟江湖今復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壬申二月深嘗與修撰何粹夫瑭檢討盛希道端明謁文正公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意甚悲愴落句葢紀實也因附卷尾以諗於正齋云

謝遷題李西涯翰墨卷後西涯詩翰動人求之不甚
靳余與公爲寮友餘三十載相愛特厚兒丕又獲與
其子兆先同筆硯麗澤相資者有年矣兆先不幸早逝公
視丕如其子故尤加之意此卷詩絕大非尋常應酬者
比聯遷來追惟疇昔游從笑語之歡邈不可得未嘗不
悵然於懷每見其翰墨如接風采聊以自慰今年秋間
公奄作古人矣俯仰之間已爲陳跡殆非虛語嗚呼哀
哉閑中偶閱此卷爲之泫然因識之
謝遷題西涯詩篆卷後甲戌夏杏莊與雲湖唱和消遣
詩頗多間因便摘寫數首寄西涯已而西涯寄和還以

吾長子正稍習篆學素愛之故特示以篆體又慮傳附者或爲殷洪喬再寄一通至此其後至者也正付襲謹藏之念昔居京時吾三人雅相好無何雪湖蚤喪達予與西涯居獨久今歸老復得與雪湖遊而西涯遠隔數千里疇昔燕笑之歡邈不可得每形諸夢寐來和有云惟應兩巾履長得夢中遊又云羨君江海上猶得舊同遊者乃彼此之衷曲而公道之也不意公奄然長逝矣嗚呼聚散存沒之感可勝言哉偶與雪湖一展卷相對酸楚不能已因以[illegible]和淚纂刻於前而以哭公之詩係其後云

明世說李西涯耽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曰詞翰兼算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碁酒間當道以巨軸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明世說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王鏊震澤長語古人稱大器晚成馬況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淸亦以

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夙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湧幢小品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意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即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帝京景物略所載略同

附錄凡昔賢著錄入之雜紀其有得於今所考求者用附於此以示後來

西涯考

法式善 時帆

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云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衚衕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閘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閘即越橋下閘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遥望爾湯西厓懷清堂集題李文正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篇即慈恩寺其他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

涯東西涯之名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能復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城市此曾遊又云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有云城中風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云城中第一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涨水亭雜識所云西涯有李長沙別業者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予近年數得經過見風漪彌望直接德勝橋而東有法華庵在其上意其爲當時之西涯所云積水潭海子亦卽此地但相去二百餘年不特琳宮佛屋灰劫無存而圖中所有喬木蒼巖長橋斷岸亦不復能彷彿矣莊簡又云西涯公嶽降地公詩有

淚痕應共水俱流句又云撫今念舊爲此愴然集中如禪後述哀云應謝西涯舊時柳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容縫衣上線又云愛日漸非稚子歡又云慟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爲何人則莊簡所言嶽降地者信有徵矣至滌水雜識所云公有別業在北安門外或是舊業非別業也集中有李白洲侍郎督復西涯舊業詩云三間矮屋一重樓則非園墅可知其他若重經西涯云綠野無堂正憶裴又候馬北安門外游慈恩寺詩云十年一到竟何能又重經西涯云重來又隔幾寒暄又宿海子西涯舊隣云東陵舊路元相接若果

別業尚存何至隔幾寒暄經十年不一到即令止宿何用舊隣推此而言不但無別業並舊業亦久廢矣公能相後客至不能具魚菜豈能更為平泉木石計集所云督復舊業者殆始終未之復也燕都游覽志云積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東西亘二里餘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舊有海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橋又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北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勝橋在得勝門內西有積水潭水注橋下東行橋卑不能度舟湖中鼓枻人抵橋俱登岸空舟順流始得渡復登舟東泛緣

柳映阪縹萍漾波黍稷粳稻畇畇原田高城數里古色如一碎甃牆螭而南得藜光橋徑傍岸無行人古槐濃樾覆陰如罨畫溪又云三聖庵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稻亭夏日桔槔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客話云海子橋北舊有海印寺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爲廠何大復慈恩寺詩海子橋西寺高樓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含近日吳長元宸垣識畧云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嘉靖碑海印寺東爲廣福觀西爲海潮寺又云西涯爲

李文正故居其誥命碑陰記云吾祖始居白石橋之旁後移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余綜諸說與地阯印證蓋廣福觀在今鼓樓斜街之南響閘今之萬寧橋澄清閘之西月橋今之三座橋之北海潮寺之東地名煤厰文正故第當在是厰西則爲李廣橋考孝宗時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獲寵文正疏引唐柳泌宋郭京爲鑒有爲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橋或廣所修造與然而奸璫遺穢橋亦蒙羞後人易名藜光不如直名之曰李公橋爲當蓋橋實近在煤厰煤厰爲文正所生之地後貴顯始有賜第所云李閣老衚衕者殆卽其地耶帝京景物畧云李文正公祠近在皇城

迤西孝宗賜第也湶水亭雜識似足爲據至于西涯則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即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蔚水石清幽其先爲法華庵今建滙通祠乾隆二十六年
御題也桔槔亭稻田楊柳灣沿洄邐迤皆可指識其地淨業湖十刹海分流滙注而下歸宿于澄淸閘余居距李公橋不數十武門外即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且嘗集客賦詩繪圖紀事然未考其始末偶過蘇齋見西涯圖借留展玩因詳辨之併補圖招諸君子賦詩焉始知古人遺跡之近在目前者向皆忽而過之也嗚乎天下事之在目前而忽而過之者豈獨西涯也哉

明大學士李文正公畏吾邨墓記

法式善 時帆

余居近明李文正公舊宅遺址所謂西涯者也嘗攷公軼事裒集爲記復欲尋公墓所屬同年宛平令章君訪於畏吾邨不可得又屬後任武進胡君及大興令鄂縣郭君訪之一日二君過余言適因事過畏吾邨問公墓于土人皆不知有大慧寺老僧云識一古墓相傳前明顯宦今其子孫已絕往視之良然然不敢遽定爲文正墓也翼日余親訪焉老僧佗出裴回久之遇石翁者年八十六居畏吾邨且六世叩以文正墓亦弗能知因舉

胡君曰善屬余記之余以爲賢者身歿雖子孫久已廢絕而卒不至於廢絕者其人足重於後世使然然茍不遇胡君及兩侍御雖遲之數百年而亦靡所藉以爲表章之力故敘其始末揭之祠壁翰林院侍讀柏山法式善撰翰林院編修武進張惠言書

又附

明弋陽汪文莊公壽李太夫人九十詩序

太夫人麻氏故贈少師甜庵李公之繼室文正公西涯先生之繼母也太夫人之賢行聞於中朝以達於海內賓以文正公故公文章勳業偉然爲一代名人其淵源

蓋有自矣而得於家庭之間太夫人之所誨督而成就之者亦豈淺哉太夫人累封至一品龍章玉軸綸綍有赫氏再降焉其盛德宏福殆世所未有也文正公事太夫人備極孝養正德癸酉太夫人壽八十公時已致政館閣諸老及其門生皆獻頌以助娛彩既而公上僊託養於諸孫八年于茲矣乃嘉靖癸未太夫人壽登九十公內閣舊寮率諸翰林復爲詩歌以獻俊于此見公之信乎朋友以悅其親者蓋旣沒而猶新也俊惟三十年爲一世父子相繼而人道立天運之消長人事之得失於此乎一變矣又一世則六十也又一世則九十也觀

世變者每以百年爲言亦要諸久而後定耳太夫人之壽已歷三世望百年其得於久視之餘而俟於克定之後亦有可言者乎方文正公以道相孝宗兢業一心蚤夜圖治頻承召對詢求民瘼百姓又安萬物職職明良相得不啻家人父子間非時珍賜太夫人獲備嘗焉此何時也大業未卒而權奸用事虐燄所及四海鼎沸公苦心殚力僅獲反正未幾公告倦而休矣事日益艱公託隱於詩翰棊酒浮沉自老然憂形于色歎咤不食蓋屢於其私見之此又何時也茲者舉明叡極萬類咸新天下肅然想望太平益欲躋斯世於郅治之上而仰攀乎

三代之隆此公與今吾三四元老之盡心而公獨不及
見焉者太夫人享上壽而經世之屢變卒逮復其常而
後已亦豈非公之所遺以爲養者哉太夫人儉以爲寶
自入門以至極貴未嘗見其增飾勤以爲訓自少壯以
至老耋未嘗見其暇逸仁以爲德自子孫以及姻里未
嘗見其同異所謂聞於中朝以達于海内者儁聞人之
壽百有二十太夫人聰明不衰步履强健更期以一世
似猶未艾也八月二十八日乃設帨之辰諸孫大理寺
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兆蕃工部司務嘉敬孫甥衍聖
公孔君聞韶太僕寺少卿崔君傑曾孫甥刑科都給事

中劉君濟咸在而賓客之登堂者亦不減於癸酉云儁
敢備述之以彰昭代之盛事以慰我文正公之孝誠焉
謹序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國史副總裁門
生弋陽汪儁書

陶山以是譜畀余梓版揚州余既用呂大防洪興祖
諸家分編昌黎年譜之例判其起訖適又假得泰敦
夫編修恩復所藏明弋陽汪文莊公儁河間李文康
時所作李文正繼母麻太夫人九十壽言一冊其間
自文康以下爲詩者十七人皆無足述惟文莊此序
載麻太夫人諸孫有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

兆蕃工部司務嘉敬三人焉則文正之卒初非無後
時帆所引堯山堂外紀以謂兆先歿而公竟無嗣非
也序文稱孫甥衍聖公孔君聞韶太僕少卿崔君傑
曾孫甥刑科都給事中劉君濟咸在賓客不減于癸
酉具知文正卒雖八九年其家門鼎貴內外榮盛不
惟有後且亦殊未蕭索也卽謂古人諸孫之稱通及
族姓非必專指嫡系而言然大理之副尚寶之卿明
一代故事皆宰臣蔭職積遷前後可考其爲文正任
子無疑此其人旣爲文正任子卽或非文正所生要
當爲文正後無疑序作于嘉靖癸未癸未爲嘉靖二

年上距文正卒未及十年下至萬歴初不過四十餘年使其人中壽不皆謝世郎或謝世何至內外族五六人一一皆無嗣彼其中但使一人有子又何至有瓦釜漫記以墓碑推碎擲鹽之事凡此皆非事理所可推別無他證未敢臆斷大抵文正後人式微有之以式微故棄其祠墓萬歴中諸朝貴無繇物色因而為之埋掩棺和則有之耳遽謂文正當時本自無後決知不然矣文字之濫至明而極壽言之作波靡到今然由今以溯麻太夫人生日二百八十有四年矣諸公筆牘所存有可以正紀載之訛失者與歐陽公集

古金石文字同功余因手摹是冊以寄詩龕并錄此
序譜後闕疑焉以詒好事博聞之君子且冀文正子
孫或猶有在萬一讀書知義一旦出而有所追尋考
問焉爾長洲王芑孫又書

按識大錄劉振撰國雅顧起綸撰明外紀陸深撰明
世說何良俊撰湧幢小品朱國楨撰梧門補書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六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謝振定薌泉校閱

附錄既綴拾如右復得各體若干篇皆足以資考證畧依時代爲敘次復以類從焉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李公東陽墓誌銘

石淙楊一清撰（謚文莊，文稿）

公姓李氏東陽名賓之字也少居京師先本湖廣茶陵人國朝洪武初以戍籍隸燕山左護衛後改金吾左衛曾祖文祥祖允興父淳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曾祖妣

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繼母麻氏再封一品太夫人
生正統丁卯六月九日方三四齡輙能運筆大書至一
二尺中外稱爲神童景皇帝召見親抱置膝上命給紙
筆書賜果鈔送歸六歲至八歲再召見賜賚如初送順
天府學肄業天順丁丑受舉業於華容黎文僖之門壬
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癸未中會試甲申殿試得二甲
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乙酉授編修修英廟實錄
丁亥實錄成陞從六品俸壬辰予省墓湖南甲午滿九
載遷侍講乙未經筵侍班癸卯再滿九載遷侍講學士
甲辰選侍東宮講讀父卒解官守制賜祭一壇五品父

例無祭實自公始孝宗嗣位宏治戊申召修憲廟實錄以喪辭已酉服闋乃起供職以從龍恩遷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讀學士辛亥實錄成遷太常少卿兼職如故壬子始供事日講并經筵講書時大旱應詔上疏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于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上嘉納甲寅內閣薦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專管誥勅乙卯與木齋謝公並命入閣中外相賀以為得人公感知遇力持國是知無不言兼稽古纂述之務上嘗命撰祭三清樂章公等上疏言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為貴祭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

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妄之說不敢奉詔科道官劾近幸二人召公等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親賜可否蓋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武岡知州劉遜爲藩府所奏訐被逮至京科道奏乞寛貸上怒俱下詔獄公等言遜誠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事竟得釋戊午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上慮京營總戎多不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英國公輩所辭疏面與商榷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筆撰稿上御書下兵部行之辛酉病眩三上疏辭不允壬戌賜

玉帶癸亥賜蟒衣一襲大明會典成凡議例表奏皆出
公手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甲子孝肅
太皇太后喪上以廟制事重屢召內閣臣面議多公言
是用自是不數日輒召問因事納忠每稱意旨闕里孔
廟重建成勅遣公往行祭告禮還朝以途中所見民物
困敝狀具疏言之因乞罷是年冬復以病屢辭乙丑春
又辭俱不允五月上不豫召內閣三人入造乾淸宮直
卬御榻聖諭諄復以今上皇帝爲託公等頓首奉慰出
翼日宮車晏駕公號慟幾絕今上嗣位凡詔冊議謚大
制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以上兩宮尊號恩賜誥命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及三代修孝廟實錄爲總裁官正德丙寅春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上親耕藉田豫九推列三月幸太學釋奠先師公分獻充國復聖公八月冊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既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再至三不輟又以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自劾失職乞解任時逆瑾柄用于是劉謝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公據案涕泣連疏懇乞同罷上素重公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去瑾不得已故

留之公以病不果于行乃詔免朝日赴閣與新翁焦芳二公同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遞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卧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不起閏正月上偶遊和力疾出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張彧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瑾方欲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寬釋通鑑纂要書成賜宴于禮部瑾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先帝所命不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御之會進焦王二公少傅而加公正一品俸鎮守中貴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可一日早朝有文書

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爲同朝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乃盡得釋時瑾立苛法公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徼卒四出眞僞莫辨遠近驚悚爭以厚斂祈脫禍公上疏極論之大忤瑾意然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曰滋欲并其家屬俱坐編戍公言爲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豫知自古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於是得從末減有徼卒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司承風旨槩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即如新例亦不當連

坐乃令改擬如律又有以例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止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其他類此者不能盡述也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公則改容起敬然他人瑾前論事唯諾無敢與可否公獨事事辨析瑾不能平每切齒焉卒不能害也庚午夏四月寧夏慶府寘鐇與都指揮何錦等叛逆朝廷出師征討公請詔天下稍革近時苛政勅旨日數十降迅筆擬奏動中機宜王師出而捷報至八月寧夏獻俘瑾罪惡暴著伏誅乃贊新政凡瑾所變更者令所司察革悉遵成法天下忻忻想望太平上錄公功特進左柱國廕一子爲尚寶司丞力辭不允

是年冬復與同官上疏以儲嗣未建爲言辛未又屢疏乞休屬羣盜蔓延兵事方殷不敢决去一品九載考績降勅獎諭令兼支大學士俸仍賜宴禮部再給一品誥命加厚賚公辭不許以修省辭宴許之壬申羣盜寖平公臥家凡七上疏辭俱荷慰留屢遣吏部諭意鴻臚官敦迫乃復出無何賊首爲王師所殲捷至論功内閣臣各有賜賚及廕子姪一人爲錦衣千戸公等三疏辭特改授文階又辭乃命公兼支尚書俸公仍辭大學士俸十二月公復臥家再辭上察其誠勉從所請賜勅褒諭令有司時加存問月支米八石歲給輿隸十八人仍廕其

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公旣致仕非展墓不出宅東有隙地構軒爲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造問碁局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六月公卿大夫士奉觴獻壽者彌月不止積勞與熱病卧不能興至七月二十日終於正寢聞者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鏹一萬貫致米布爲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諡文正國朝文臣諡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十行下輙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卽負文學重名然恒持謙冲未嘗以才智先人資望旣積而當道殊不意慊每阻抑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比柄

用遭遇孝宗不時召對啟沃之功爲多更化以來値權
奸用事隨事應變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天下陰受
其賜者公不自言而人亦或鮮知之是時徵公衣冠之
禍不知何所極也公位既顯恒以盛滿爲憂願受知而
朝求退愈切而眷留愈至有疾必命太醫院官診視遣
內官齎厚賚禮意隆重無與爲比至於謝政歲時賜鮮
及頒上尊珍饌皆與任事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
先是所未有者事父孝謹嘗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諭
之自是終身不夜歸痛母劉夫人早世語及哀不自勝
養繼母麻太夫人如母事季父如父同母弟東川東山

早卒無子哭之痛東湞麻太夫人所出亦沒遺二男公撫之如子所著有懷麓堂前後稿各若干卷別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眞行草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剗近習復古之功爲大樂汲引人才有善輒稱揚不已所薦士不使人知同考主考禮部會試者各二主順天應天鄉試者各一廷試讀卷者八門生半四方凡經指授多有時名初娶劉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岳氏蒙泉先生女贈宜人再繼朱氏故成國朱公女累封一品夫人子兆先岳夫人出廕國子生少有盛名其卒也舉朝惜之孝廟遣近臣慰問賜賻次兆同朱夫人出今以湞子爲後郎

兆蕃恭謹有文能世其家撰以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

葬於京城西直門外畏吾村㘸公祖塋也

賀閣老西涯李公七十詩序　鬱洲　儲　諡文

遺稿　梁　康

正統丁卯六月九日吾西涯李公實始生於京師元武

湖之西滸是時也我國家方重熙累洽之日而是湖也

允京師委祉發祥之地公之先少師又積善存仁實家

於此有克昌厥後之道是三者相與會合而無間故公

之生也鍾和毓秀全備衆美仁義忠孝樂善不倦自少

至老德無二三雖道不相謀者亦必以公爲君子至公

秉鈞握軸謨猷密勿口不言功以人事君常若不及粥

皆先帝身致時雍受遺詔輔訪落鞠躬盡瘁不避艱險不幸值權姦干政時事一變又能處之以巽而行之以漸包荒持重圖善厥後卒能感悟明主殄除元惡舊章成憲卒由罔墜反正之功於茲爲大然則天之所以慭遺元老與先帝之所以顧命舊學者夫豈偶然之故哉乃若根本六經沉浸子史作爲文章其書滿家若入告奏議之文代言應制之文纂修筆削之文其所以用之朝廷邦國以訓勅臣工敷賁四海傳之於千萬世而不泯者其爲用也大而博矣若夫碑志序記聲詩詞賦在公文章中又爲餘事然敘事如書銘贊如詩簡嚴如春

秋雄深雅健如司馬氏或淸新俊逸而有餘味或紆徐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餘溢爲奇怪沛然莫禦而皆安流益不專一能兼具諸體傳之後學皆可爲法古人所謂一代不數人者是固宜然矣儲無似獲侍教於公今且四十年近歲又辱公推轂起從南部入居內閣與聞機政自公謝事後儲則無所依歸矣然猶知遵用公畫一守而勿失早晚欲編輯公閣中二十年小大製作以類相從請公再經目而以一語識之庶俾後來有所矜式使畢此志則儲亦且歸老於南嶺之南矣明年此際雖欲再從吾邃菴戒軒諸公作爲詩歌以祝公壽且

不可得而況至公百歲之年又安得再從杖屨侍公遊乎茲因公初度之辰述公德業文章之盛與儲區區景慕之情庶幾與諸公之作亦互有相發云

祭李西涯文

鬱洲遺稿　梁　儲諡文康

正德十一年八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後學南海梁儲謹以少牢庶品淸酌之奠致祭於特進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西涯李公之靈嗚呼儲晚進末學無所肖似其始也辱公知顧竟引置於內閣論思之列其中也公乃以直道勇退使儲也不得有所則傚以爲依歸其終也公又忽然長逝使天下蒼生無復

有東山之望然則儲之憂慟夫豈直一己之情而已哉不盡之詞尚當嗣布於几筵之下茲但畧陳其一二公獨不能鑒我之隱憂心曲也耶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壽詩序 戒庵文集 靳貴 諡文僖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之明年六月九日實維嶽降之辰是春秋六十有七矣內閣少師石齋楊公少傅厚齋梁公太子太保鶴湖費公過公第賦詩爲壽而翰林春坊諸君又各獻詩以致祝頌之意聯爲一軸石齋公以貴受教最久命僭爲序竊聞之自古天佑人國必生賢輔保乂夾輔

以延受命之休於無疆而為賢輔者果克靈承於茲則
雖釋政以歸亦必永享壽康以陰為天下國家重故論
世者惟於其入占之而皇天眷佑之純之篤可知也我
祖宗奉天圖治匹休帝王馨香發聞天心克享至於宣
德正統之際盛矣公生其時甫五齡景皇帝召見中秘
應對稱旨中外稱為聖童旣而登甲科官詞林優遊養
望餘三十年乃以青宮舊學入相孝廟熙洽之治於斯
為至逮皇上嗣位公以顧命元老屬時權奸竊柄欲去
不可得正色讜言力扶國是擊撞震撼確不為動卒能
潛攝其心而天下陰被其澤於紓徐茹納之餘已而釐

革弊事收用才賢二三載間屢平巨盜光復太平之舊迺請老歸焉公道德之懿非淺薄所能贊述而行事之槩亦有可得而窺者葢公之孝友畏慎萬石君之篤行也不矜功不伐善丙定侯之厚德也守法奉公無偏無比宋廣平之持正也隨機應變剖決如流姚文獻之成務也孳孳汲引後進久益不厭歐陽子之好士也至於決大事而不動聲色當更化而不恤怨尤則雖韓忠獻之重厚司馬文正之忠實亦何以過之凡公所有足以兼古名臣之所長而制作之善詩賦之妙翰墨之精又足以兼古文人藝士之所有是以立朝五十年柄用十

有八年嘗以其一身繫天下安危謂非天故生之以爲
保乂夾輔之計其孰能與於斯歟明農之請或匝月再
陳或朞歲十上而恩旨懇留志久不遂今朝廷雖重違
公意而降勅褒諭加賜輿隸官廩白金綵幣䕃一姪爲
中書舍人祝以頤天和膺壽祉而仍以國有大政將就
問焉望之此其愼終始之節審出處之義罔以寵利居
成功固公所自致而亦豈無陰鑒默相者玉成於其間
耶比侍杖屨見公聰明愈强步履復健觴詠笑歌之樂
終日不倦殆非人力所能所謂天壽平格者於此益有
徵焉吾知壽考百年旣昌且豫所以仰慰皇上優老謀

政之意歟夫多方多士頌禱祝望之誠者且將次第見之其慶不亦遠哉故敬爲天下道以見天之錫純嘏於公者所以眷佑皇家而非有所私也

懷麓堂文集後序

戒庵文集 靳貴 謐文僖

嗚呼此少師西涯先生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干首銘誌雜文若干首奉勅碑記若干首奏疏若干首總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亦富甚矣予嘗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修班制敷爲述作以昭覲文華熙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監昭格篤生賢輔始克際登茲盛如周自文

武成康之後至於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
乃有尹吉甫仍叔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輩先後禦侮
升政大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賛咏以道其事
如嵩高烝民江漢諸作是以周之文治固出乎夏商微
諸賢則百世之下所謂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亦惡能
若是其烈哉我皇祖受命開極肇隆文化列聖相繼人
文美盛至於成化宏治之間極矣公適出會其期攄其
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黼黻皇猷旣有以聳聖治於
漢唐宋之上而一篇一咏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蓋
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疎遠亦獨

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鳴一時嗚呼豈偶然哉夷考公平生小心慎密不事矯襮歷官禁近節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上嗣德訪落之初凶險竊柄公以耆望屹然在服中間扶持善類將順德意蓋有陰利天下而人不及知者罪人斯得益啟淵衷進賢屏惡溥惠滌瑕以植民生而緜國脈傳謂為人臣者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臣公實有焉及其賁於邱園賓從游歌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人興一善政輒喜動顏色而或議及民瘼亦復恫瘝乃身故予嘗為文壽公謂其居廟堂未嘗不以山林為念在山林

未嘗不以廟堂爲憂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乃心王室之義正謂此也公旣捐館國論盍明朝廷節惠謚曰文正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公固今日之山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志與行倂又曷能獲是名於天下後世哉集刻於嶶州郡齋前守熊君桂請予序其役今守張君芝又繼請不已且公未屬纊時亦嘗面有是命予雖不敏其何敢忘敬爲論著聖朝文運治化之盛與公平生志節之大如右若其文議論之純體裁之備音節之善則夫人能知之言之兹不贅

諭祭致仕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文　　戒庵文集　靳貴　諡文僖

曰卿純粹清和得於天賦文章德業光輔明時始遵晦於詞林若無心於用世旣專司於帝制猶自牧以如愚迨我先皇中求良弼遂從人望簡置黃扉日告嘉猷允受股肱之託時當倉卒親承顧命之音朕嗣位以來適遵先志於予舊學信任尤專雖嘗稍間於匪人終益仰成於大老至於戡亂西鄙討賊兩河廟算旣於此而深資弊政復因之而改紀眷耆俊之在服方切倚毗顧累

疏之懇辭難違高尙溫公旣老猶虛走卒之思明道旣
亡孰副後賢之望訃音來告良用震驚永念老成特降
卹典載加穹秩肇易嘉名旣敕有司爲營葬事復玆諭
祭用示寵懷靈爽如存尙克歆享

祭西涯先生李公文　戒庵文集　靳貴　諡文僖

惟公文章山斗如韓退之通經學古如歐陽子朝野倚
重身繫安危如裴晉公天不慭遺一朝奄逝嗚呼哀哉
某以多病蹇旣不能隨衆稱觴於壽筵今又不能朝夕
供事於靈几俯仰門墻徒增媿悼惟公英靈尙其諒之

祭西涯先生文　歸田稿　謝遷　諡文正

惟公海內文宗詞林人傑嗟我晚生幸從後列荷公接引不鄙疎拙紫閣同升屢更歲月敬皇殊遇我慚淺劣同寅協恭不爲容悅榻前顧托相期盡節龍馭上賓儉邪作孽於時乞身草草言別詎謂與公遂成永訣自我告歸范范燕越公嘗念之音問不絕聖明嗣統邪黨熄滅我已衰頹困卧巖穴召命下臨勉强赴闕公不可見徒勞企渴公墓在茲敬來瞻謁宿草已荒含淚嗚咽公靈不昧鑒我虔切尚享

西渠遠意錄序

家藏稿 吳寬 諡文定

西渠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爲一卷而詩

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爲多總題曰西涯遠
意錄者蓋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
以內艱去服滿不起即所居總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
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濶外惓惓焉趣之
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即復其後遂有果哉之歎蓋
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爲宏治改元國史旣嚴有
司奉詔旨入總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蓋其計慮之審
動以其時卒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
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固不足爲二公語然
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札之妙人多得

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耳覓從二公後已久竊觀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啟

濂西草堂稿 孫承恩謚文簡

伏審抗疏乞閒蒙恩得釋解機衡之重務遂退託之初心詔旨溫存禮義隆重顧眷注而未替超倫等以獨優出乎風塵者公致之高同乎天地者聖恩之大君臣之道兩盡出處之義兼全實仕宦之極榮斯志願之方畢里閭欣嘆縉紳聳觀伏以造物每忌夫完名君子當慎

其晚節然而寵利之地人情之所易安得失之計世俗之所難免自非道足以經世理足以勝私明乎進退卷舒之機究乎消息盈虛之數率多迷惑終之玷汙是以古今之英豪少有盡善之出處況自常情而論則位之極者棄之愈難然由君子而觀知任之重者辭之必果老氏垂功成身退之戒詩人著明哲保身之言故以周公忠勤亦欲明農於成王攬政之日伊尹自任即已請老於太甲允德之時非特出處之當然亦是聖賢之高致惟其時勢不能無異故其去就卒有不同或天下之責實不可以必辭故在已之志遂不能以自遂然而其

念之所及則未嘗不以去爲賢而況功名之已成去就之甚裕維時望容有未釋而已志可以必行若猶恥止足而戀君恩諉行道以便身計則是終無可去之日甘冒固寵之嫌古今一途彼此更異孰能獨覺蓋拗其人此蓋伏遇致政榮祿少師相公閣下德業皐夔文章韓孟著忠勤於四世蹈夷險以一心功業施於天下而人不知風節表於一世而士咸服巖者內朝變故以及西寇搶攘左右維持馴致底定方當坐享太平之福庶以少酬贊襄之勞而乃決志求閑奉身言退雖眷留之甚切而此志之莫移盍宰相致仕始於前賢而事業則未

見功成請老見於裴度而文章則無傳其或兼是二長則又多虧晚節未有全美之善卓如我公之賢磊落落者無所縶累之心空空洞洞者不可窺測之量此蓋天眷碩德故特付以完名卓為人臣之帥以彰一代之盛自茲頤養坐致松喬雖世俗塵紛已不關於念慮而元老德望猶默鎮乎華夷某自昔登門雅深受教顧此瞻依之久尤深喜慰之私頌禱不文慚惶莫旣

壽少師西涯李公序、 瀼西草堂稿 孫承恩 諡文簡

昔者嘗讀書至君奭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未嘗不悚然曰天欲眷一代非常之命必生一代非常之人以為

之輔既俾其得君專政以行其志而復錫以眉壽夫豈偶然之故哉葢賢才之生也其壽亦天也天惟爲國永佑命故篤其所倚賴者於是見天之眷顧爲何如而元老碩德之所以克至壽考者其所關繫也大矣求之於今則惟我少師西涯李公其人焉公自弱冠登高第歷仕四朝秉鈞軸者十有八載正已率物鞠躬勤勞誘導天衷匡濟時事其尤大者則受顧命定危疑功業在朝廷德澤在天下異而不激和而不同清恭端靖之節五十年如一日至於玄才邃學獨持文柄精明俊朗雄葢一代所謂平格之臣公庶幾足以當之是豈淺淺者所

能躋哉先是公以盛滿乞解機務聖天子方切倚毗章不啻數十上乃允祇今優游泉石而忠勤一念猶不異在位時茲壽六十有八矣强實完厚如少壯者朝廷大政尚有待公一言以論定之福履如此非天之所相其孰能與於斯耶古之君子若漢之韋賢唐之裴度與夫宋之耆英之會非不盛也然或徒以高致稱而事功不著或但以事功著而文章不傳固未有如公之能兼者也而其享壽祉者豈直公一身之慶而已哉六月九日爲公初度館閣諸公自石齋而下各賦詩爲壽而謬屬某爲敘某不佞獨有感於天爲國壽賢之意而推公之

壽實有關於國家之運者如此若夫壽常頌禱之詞則海內之人固有飲食必祝者矣固不俟夫區區之贅也

祭先師文正公文　容春堂集邵寶謚文莊

正德丙子七月己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西涯先生李公薨於京第越三十有九日八月戊寅晦門生邵寶聞訃於汪司業器之既爲位寢哭三日又十三月九月甲午謹具辦香束帛遣家人寧奔奠於几筵之下力疾陳詞跽授寧以致之嗚乎哀哉先生已矣今歲何歲惟先生壽七十寶嘗爲辭祝之願其耋且期以至無疆而不意遽至此也今日何日旦

久企望復書且至而不意其遽至此也嗚乎哀哉昔在王中寶初請養先生難之寶曰寶之情先生所知也古人以知己進今非知己不能退先生其謂寶何不答未幾再請得省視歸先生謂曰汝年尚強或可再至吾老矣恐不及見耳寶時雖聞此言然自度再見無期悲慘而別既歸復請得侍養之命先生致政後貽寶書曰向見孫九峰言國賢行時不欲顯言別去此情此誼亦可與知者道也寶之心先生固知之今果然矣嗚乎哀哉先生於天下有默旋宏濟之功有允孚中立之德有大雅振古之言古稱三不朽者先生兼之先生我師而能

成我所以生處我所以爲食蓋有罔極之恩焉昌黎所謂侍道授業解惑三者先生皆有意於不肖或遠或近或合或離無非教者而寶之未能承也蓋至於今慚負方切而先生已矣耶哉我躬旣病而衰未耆而老及之誠有如今日者嗚乎哀哉昔蘇子贍祭歐陽子其言曰上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寶於先生亦云雖然寶愚且遜敢慟而不敢陳重華之詞敢哭而不敢擬尼父之誄北向長號有淚如水惟先生鑒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七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謝振定薌泉校閱

附錄

李東陽列傳　王鴻緒季友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還其家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六年年十六舉順天鄉試遂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宏治四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

太常少卿兼官如故東陽盛有文名不爲當軸所喜至五年始得與講筵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勅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時政闕失輒偕溥等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爲人傳誦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

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
淮揚諸府流亡載道掘齒而食江南浙東方數千里戶
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
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于此北地皆鹼素無積聚今
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言及於斯可為
痛哭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
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者耶道路言冗食太衆
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
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
猶請乞不已親王之國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

言皇親僕從每于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從輩小搯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覩陛下以災異屢見勅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因再

疏自劾求退不許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失德不見省及劉瑾入司禮與健等卽日辭位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健等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是時中外大權皆歸瑾務摧抑縉紳而焦芳旣入閣助之虐老成忠直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然遇傳免日講日晏視朝每拜疏切諫瑾凶暴日甚無所不訕侮于東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爲亂政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尙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

以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枷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

奎或得釋三年六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

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皆出執

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未報瑾廉知

乃同類所爲衆獲宥東陽又疏言數事章下所司覆奏

有所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

賊日滋欲戍其家屬東陽力爭或自陳捕盜七十人功

所司乞詰鄰伍及爲之囊橐者將以新例處之東陽言

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由是俱得免東陽旣求

去不得委蛇避禍而焦芳族東陽位已上日夕搆之瑾

瑾乃令人摘通鑑纂要小疵爲東陽等罪而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度勢不能爭屬芳與張綵爲解乃已瑾久亦安之當其威虐烜赫時東陽婉言曉譬屢見聽從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亦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強已而鏊辭位劉宇代之未幾去繼以曹元皆瑾黨也以故東陽勢益孤東陽前

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祿久之摘會典中誤謬奪所加祿居數日以孝宗實錄成旋復之蓋東陽亦不免狎侮矣五年春帝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巳法司劉璟等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職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藁眞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以平寘鐇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爲御史張

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隆不許時焦芳曹元巳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于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霸州盜劉六等亂起侍郎陸完方出師涿州賊巳至固安京師震動帝乃召對東陽廷和儲于左順門欲召還完軍東陽稱善因言賊本烏合朝廷賞罰明信使諸將効力賊自不足平帝曰然遂慰勞賜羊酒而退時帝久不接大臣及是但答問數言無所獻替人益責望東陽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

福建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也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錦衣千戶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草勅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小人愈得志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勅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

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于外為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照耀四裔奬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之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故與楊一清善及疾亟一清視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曰本朝無謚文正者請以奉公東陽自牀上頓首謝

後竟得之

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論　李　紱　巨來

古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成其聖者伯夷是也古有降志辱身以成其聖者柳下惠是也而孟子並以百世之師稱之蓋其悲天閔人之志同也惟畏天命而閔人窮故柳下惠降志辱身以成其志然三黜不改其直三公不易其介則志固未嘗降而身固未嘗辱也吾於狄文惠李文正二公之事深有感焉後人刻論前賢於史事未嘗詳考偶閱一二稗官小說見狄公有盧姨事女主之譏李公有伴食中書之咏輒妄加譏議實未能深

知二公之本末也嘗考新舊唐書及通鑑綱目諸書中宗以宏道元年癸未十二月即位明年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因裴炎之奏廢中宗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即睿宗也以旦幼爲辭后因御殿臨政九月改元光宅然睿宗之爲皇帝固自若也且爲睿宗立太子全乎帝制特不得行政事耳三年后歸政于皇帝睿宗審其非誠讓不敢受乃復臨朝梁公是時未在朝列垂拱二年丙戌始以梁公爲冬官侍郎旋出爲江南安撫大使五年洛水獻瑞石通鑑稱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是時武后止稱太后睿宗仍稱皇帝永昌元年大饗

萬象神宮太后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武氏尚稱太后至天授元年庚寅九月后始稱帝改國號曰周以睿宗爲皇嗣皇太子爲皇孫改姓武氏其事始於御史傅游藝所請后初不許而宗戚百官四夷合六萬餘人請如游藝言其議始行梁公此時仍未在朝游藝雖以此躐位平章明年即下獄死而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武后大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殺慶之后意固在李不在武故昭德旋以姑姪之說進后深然之尋奏右相承嗣權太重即罷承嗣以昭德爲平章是武氏猶可順而導之不必逆而攻之

且梁公未嘗不逆而攻之也是年九月始由汝南召梁公同平章事明年九月來俊臣卽告公謀反下獄公對簿謂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公之心可以見矣當時雖有伏罪減死詐詔然判官王德壽教公引平章楊執柔可免死公抗言皇天后土遣仁傑爲如此事因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公寧死不引執柔以求免豈因許詔誣伏以求免哉比俊臣詐爲公謝死表乃貶彭澤令公初相時心蹟蓋如此嗣是又六年至萬歲通天元年丙申冬十月始改授魏州刺史明年神功元年丁酉來俊臣誅是冬閏十月再召公同平章

事時武三思方謀爲皇太子公卽力諫以姑姪母子之說進勸后召還廬陵王又以鸚鵡折翼雙陸不勝之夢動之明年戊戌三月中宗卽召還東都九月卽立爲皇太子吉頊雖嘗勸二張言之然頊爲二張謀非爲唐謀也公之再相不數月而中宗歸又數月卽立爲皇太子旣爲太子卽授河北道元帥往討突厥而以公副之突厥旣退卽以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未嘗還朝又明年聖歷二年己亥十二月始召公入爲內使明年六月遂卒紫陽綱目大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其予之也至矣凡仕武后者必書周某官婁師德卒亦書周納言

惟公卒不書周原其心也考武后臨朝稱制始以睿宗爲皇帝尋以爲皇嗣終以公言召還中宗爲皇太子唐之嗣續未嘗一日中絶臣下雖事武后而武氏實唐母后唐臣猶有可居之名況公始終外任初召爲相即以謀反下獄外貶七年再召爲相數月而復中宗又數月而副中宗往河北遂撫其地再召爲內史半歲而卒先後在朝無終歲之淹而汲汲於唐事實皆可考非如其師德輩之久處僞朝而隱忍無所爲也使天假之年則五王反正之事必身爲之惟自知其年已老故預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等任反正事而又薦姚崇等以理國

政其心苦其慮周而可以無稽之語稍訾之乎越八百餘年而明有李文正公東陽其所遇與梁公頗類而心蹟尤難明至今好刻論者訾之無異於梁公也考文公淸節天下後世所共知富貴固不足以繫其心其在孝宗之世以講官直諫知名宏治四年與謝文正公遷同入閣預機務將政闕失盡言極諫天下以爲得人十七年重建闕里聖廟奉命祭告還朝疏言直隸山東旱災痛切敷陳並及江南東浙戶口耗軍伍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年之俸恐事變不測直斥冗食之衆國用無經役煩賦重勢家請乞多親王供億重皇親網羅關津

病商賈內官擾河道始于容隱成於蒙蔽又稱章疏動
爲內廷貴戚過罷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
外條奏並加採擇其所論皆當時所畏而莫敢言者此
豈有死生利害之見入其心哉明年與劉公健謝公遷
同受顧命數諫帝失德不省武宗實錄稱羣小壞政東
陽與劉健謝遷條陳十事指斥貴近因自劾求退健遷
罷東陽獨留命下據案涕泣連疏乞歸不許蓋公名在
三朝武宗素重公而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
其去瑾不得已留之非公有所暱於瑾也實錄又稱瑾
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

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即决去非之過矣實錄所論如此此非稗官小說所可比也橫雲山人明史列傳言焦芳助虐老成忠直放逐殆盡東陽多所補救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淸及平江伯陳熊等皆得危禍賴東陽而解尚寳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並以東陽力救得釋瑾又以匿名書詔百官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

皆出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東陽力救獲宥瑾患盜賊令戍其家舊盜七十人欲加新令東陽力爭得免實錄所謂解紓調劑信不虛也又稱內閣焦芳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乃援楊廷和共事倚以自張已而鏊辭位劉宇代之宇去繼以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然則文正之不附瑾也明矣其功尤偉者起用楊文襄一清使偕張永平寘鐇因結永遂誅瑾然後黜焦芳曹元用劉忠梁儲朝政始淸其經營苦心無異梁公也夫大臣受顧命之重奸惡弄權委之而去則先帝之付託者謂何公不貪利祿不畏生死豈難於一去不

去將爲其難者耳如公去無論國家安危莫之維挽彼劉謝諸公身家不保烏能以一去嗚高蒞全林下也哉瑾因術士俞日明妄言其從孫二漢大貴遂爲逆謀令兵仗局太監具兵仗兩廣鎮監造弓弩皆藏於家將以八月十五日百官送其兄喪作亂適楊文襄與張永捷疏至以是日獻俘乃得緩期永至卽密奏擒瑾逆雖未成視梁公之時若有間使其得逞弑逆之禍及於武宗吾不知劉謝二公何以見孝宗於地下也公旣孤立不與瑾爲黨瑾所不敢僞者惟公一人實國之重臣豈以一去爲高置國家之安危於不問哉後之人自度身當

梁李二公之世處二公之地能如梁公受武后宰相之命而卽謀反周乎能如梁公遭難復起不改初志卒復其故主乎能如李文正公盡言極諫不畏權貴乎能如李公孤立於群奸衆惡之中不激不隨遇事匡救委任傷公卒去大憝乎能如李公位極人臣仕宦五十餘年而家無儋石乎二公而外未見其人然則後之人毋輕議二公也

李東陽論　　沈德潛確士

明孝宗將崩命劉健謝遷李東陽輔東宮爲賢主三人頓首受命武宗立宦官劉瑾等亂政健遷東陽極諫不

聽繼健遷力諫誅瑾旨去健遷而獨留東陽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曰何泣爲當日力言與吾輩同去矣人以是咎東陽之委蛇而羅玘上書至請削門生籍後世遂罕知東陽之心者從來人臣顯行其節者易見隱行其志者難知東陽之不去一在保全善類使諸臣陰受其庇一在受顧命之重寧留其身以冀君之悛改而不忍超然去國以自潔其身時劉瑾所欲得而甘心者健也遷也焦芳諂事瑾必欲誅戮正人而遷尤爲所忌以遷爲餘姚人矯旨籍餘姚者毋選京官揆時度勢詎君子幾於一網將盡而當時健遷雖奪誥命雖追還服

物終得自全其身必東陽彌縫默救於其間而瑾與芳不得肆行其毒也況健遷而外如楊一清劉大夏陳熊諸人幾得危禍均賴東陽潛移默奪以維持之而顧責其委蛇不去假使其時繼健遷而去舉朝皆焦芳張綵劉宇曹元之徒健遷同類俱爲糜爛所必然者觀於熹宗朝葉向高爲首輔東林君子不致胥戕迨向高去而楊左諸正人無噍類矣又其時以言誅劉瑾者張永也以計授永者楊一清也救一清之死而使之在位者東陽也東陽不去大有功於國而不能諒其心者第以悻悻小丈夫律之哉且窺東陽之心事又有不止於此者

葢大臣之責任與小臣不同受顧命大臣之責任與凡大臣不同當孝宗諄諄以嗣君付託涕泣受之此身已爲嗣君之身矣古來受命之臣伊尹遇太甲其變也霍光遇昭帝其常也後遇昌邑其變也孔明遇後主在常變之間也三臣皆殫忠竭智瘁心力以事之而不敢置其身於局外東陽所遭與三臣又異矣主則耽聲色狗馬宦寺八黨專以聲色狗馬事之而大臣自健遷諸大臣相次斥逐東陽之勢益孤計一人之力欲除君側而不得即欲行已志而不能於是隨事隱忍隨事匡維寧晦其心迹而不敢標矯矯孑孑之名竊其用心總欲補

益君德於萬一以少慰先帝付託之重者由是觀之轉覽健遷之去爲其易東陽之留爲其難則保全善類猶其淺焉者也而羅玘之刺譏毋乃衆人之識固未知君子之所爲也耶昔狄梁公事武后人以屈身女主議之卒之婉言諷諫並薦五王復返唐祚人始服其轉移之功高於亢身去國夫知梁公之有造於唐即可諒東陽不去之心也夫

李東陽論　　法式善 時帆

處危與處安不同處大事難事與處小事易事不同大臣之所處與小臣之所處更不同生乎古人之後而論

古人弗要其所歷之始終而權其輕重緩急以究夫用心之所在則指是爲非指白爲黑適以重古人之不幸耳故明大學士李東陽與劉健謝遷皆孝宗顧命臣武宗旣立瑾始橫爲大臣者度其能除則除之不能除則當不顧毀譽不計萬全而惟以保護社稷爲事乃健遷以諫不行相率去東陽獨留夫去而有益于國則去之誠是也當武宗不聽健遷之諫東陽豈不能出一語力爭爭之不得亦去豈不計之熟哉乃委曲隱默卒謀誅瑾是健遷任其易東陽任其難健遷所見者小東陽所見者大健遷所處者安東陽所處者危若東陽者誠大

臣之所爲也孝宗在天之靈豈健遷乎是東陽乎千載
而下爲顧命臣者當法健遷乎法東陽乎使東陽與健
遷同日去則楊一清必誅一清誅則瑾必更猖獗而難
制瑾猖獗而難制則武宗必危武宗危則社稷且不可
知然則延明祚百有餘年誰非東陽一人之力不可也
當時有投詩嘲其不歸長沙者不知東陽自其曾祖以
來居京師四世矣老而無子其稱茶陵者特不忘所自
耳彼責東陽之不歸東陽去京師安所歸謝簪組而居
輦轂之地可乎抑餬口于四方與遷人逐客等以自明
高尚又非東陽之所宜爲也或譏其元眞觀碑頌瑾功

德夫危行言遜者居亂邦之苦心陽順陰違者制小人之要術使東陽貪戀爵祿何以當柄政時不能復西涯舊業及致仕以後並不能具魚飧欵客耶大都身不履其境則責人無難而崇氣節而立門戶者有明士大夫之積習彼于東陽攻之不遺餘力皆未權其輕重緩急而究夫用心之所在也雖然非處東陽之時與東陽之位則如健遷者又可少乎哉

明史傳贊云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爲高遠蹈爲潔顧其志何如耳此論發揮更爲深切茶陵身後將及

三百年得此闡微之筆後有重刊懷麓堂集者錄此於卷末誠藝林不可少之文字也己未七月十六日雙溪識

見聞考隨錄引雙溪雜記辨　法式善時帆

明韓邦奇見聞考隨錄引王瓊雙溪雜記云正德初韓忠定率九卿伏闕請劉瑾等八人下獄內則太監王岳外則大學士劉健合謀已得旨欲於翌日宣之瑾等不知也大學士李東陽泄其謀於瑾瑾等始大驚時上御豹房環泣叩頭於上側且云待明日臣等不得見爺爺矣是夜以瑾爲司禮監傳旨云已發落矣遂成正德中之禍王瓊非君子其言不足信韓公賢士而顧引其說

余惜其未之深考也按武宗實錄載劉健李東陽謝遷連章請誅內侍劉瑾以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令倡九卿伏闕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洩其謀於八人明早健及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罷散是洩其謀於瑾者焦芳實錄已著之矣劉健列傳稱健等謀八黨帝召諸大臣於左順門面議不得已許之會暮期明日逮捕頃之事變謝遷列傳稱遷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焦芳既附瑾亦憾遷嘗舉王鏊自代擬遷爲內閣時舉懷才抱德士周禮等遂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自

閣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
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旣而旨下果如芳言蓋帝雖許
之實出於不得已也而焦芳之朋比爲奸於遷傳可得
其明徵矣見聞考隨錄載崆峒記云忠定韓公具疏率
六卿請下八人獄伏闕不肯起太監李榮諭意而忠定
出明日召六卿入衆懼叵測襄毅許公進同行至掖門
謂忠定曰不知汝疏中如何說忠定不答故捉履而後
蓋武宗不允忠定疏奏不待瑾乞憐始決忠定已於李
榮諭意時知之矣六卿已於召入時知之矣九卿伏闕
朝市喧闐以瑾之勢安有不知豹房環泣誰實聞見乏

瓊所云未可據以汙衊東陽也四庫全書存目於雙溪雜記提要中論瓊之險悖甚明明史本傳載瓊厚事錢寧江彬結交張璁桂萼而讐楊廷和彭澤斯其人可知矣夫立言必觀其人觀人必於其素瓊之素行卑鄙彰彰如此則其點汙善類變亂黑白固無足怪惟是邦奇賢而嗜學乃信用其說以議文正後之人不信瓊而或不能不信邦奇也余不可以不辨

募修明大學士李文正公墓碣祠宇敘

謝振定 薌泉

自古者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邱壠兆域之禁令度數

茫然無爲之主者是以侵盜及枯骨而獄訟日繁其或古墓爲田松柏爲薪啾啾然銜夜臺之泣者所在皆是也前明相國李文正公吾楚茶陵人也而世居於京師公有子先卒故無嗣自曾祖下逮其身若子凡五世皆葬畏吾村懷麓堂集有告墓文可考歷歲久無過而問者又無麗牲之石遂軼其處振定舊遊禮邸得聞公墓在長河北何太監墓側盍其地舊隸禮邸得故老所傳故言之爲詳後法梧門祭酒數過其地訪得之在今大慧寺西三十步許太監墓在其傍與所聞禮邸言脗合祭酒爲之記且質之大興翁覃溪先生固鑿然可據者

方文正公之殁也貧不能葬門人故吏醵賻之乃克葬
曾幾何時而墓前石碑至爲士人盜售之碎以和鹽信
可悲也已嘉靖初麻城耿尚書定向爲贖其舊宅置專祠
焉萬歷中宛平方公從哲封其墓同時又有王進士文遴者
重封樹之而我
朝廣濟金會公檢討有致新城王文簡書於文正墓三
致意焉並屬其轉告黃岡王景廬先生其辭尤婉而多
風是文正身後之事前之君子數數念之稍稍經理之
而惜乎未竟其功也夫有明孝宗武宗之世權璫熾
毒及縉紳矣文正以一身繫天下之重彌縫匡救委曲

而保全之其有功于士林甚鉅至其風流文采照耀人寰尤前代宰輔中所僅見而其藏身一坏之土蕩然爲耕烟牧雨之場此在行路之人猶將爲之悽愴而太息況乎冠冕人倫巍然居士大夫之列者其忍耳聞之而坐視之也耶今其墓地屬浮屠氏是宜請於典士者而歛值爲之償以次封崇之碣表之更得建祠或墓屋三數間庶幾好事者歲時蘋蘩以妥鄉先賢之靈垂之永久維時法梧門蕭昆由二先生首其議同人任其事思以成耿公方公王公金公諸君子之志屬振定識其緣起以遍告夫當世士大夫之樂與人爲善者庚申六月

初九日

雜紀補

王士正居易錄金檢討德嘉字會公楚廣濟人康熙壬戌會元溫然長者也以書抵余皆古人之誼備載於此云敝鄉茶陵李文正公墓在畏吾村劉同人祠堂記云萬歷中鄰人取土幾露其前和宛平方公從哲封之坎掩而已第不知當日門生故吏歛金錢爲葺具何以不表其墓方公封坎故道矣何難勒片石以紀之又數十年愈亂且平地矣懷麓集潁陽姜蔣先生重刊若墓則危甚旣而思之惟閣學吳廬先生可告以此事若先生

晤語從容及之損一宴會之費遂可令先賢之隴昭揭千古貞盛德事也按此段係節錄

王士正池北偶談元耶律文正楚材明李文正東陽墓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王文貞公崇簡云爲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西涯墓坏土僅存明萬歷時有進士王文邇者曾爲封樹畿輔人物志云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麗牲之石不復有矣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陸釴鼎儀與西涯同登第西涯時年十七鼎儀瓊林醉歸詩所云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

爭說李東陽是也西涯好推挽人才求詩者至塡塞戶限乃賦詩以止作詩鼎儀聞之失笑戲作八止詩貽之西涯申雞酒之約未踐也會謝鳴治陳師召促西涯題詠西涯遂渝止詩之約偕謝陳兩公載酒鼎儀邸舍李明仲羅亨父亦至卽席分韻詩成書之卷軸鼎儀又嘗與陸文量飲朱懋遷宅有教坊弟子王秀侑觴夜深風冽琵琶絃屢斷主人以洞簫繼之秀舍絃按拍淸歌數曲歌詞有學士波字蓋方言也鼎儀爲賦詩紀其事有醒後空慙學士波之句當日諸公逢太平盛際翰苑風流經過輒成勝引予嘗過北平孫侍郎蟄室獲睹西涯

陵祀歸和鳴治騎字韻詩和者數十人裝成行看子足
稱玉堂嘉話也鼎儀邸在新堤今已不知其處

後跋

余編涯翁年譜稾初就適唐陶山州牧卓廌來郡携之去遂為五卷札致王惕甫學博刻于揚州惕甫修郡志無暇命門下士校刊輙苛板來脫畧錯誤固所不免葉雲素見之以為宜重刊適余續編二卷成因合前五卷開雕于京師其義例則謝薌泉證正之剞劂楮墨之費出于李載園方春之伊墨卿張雨舟陶怡雲何蘭士周閬泉王芷塘金載園趙象庵雕工既竣因並書之以誌此書之成非易易云時嘉慶九年十月十日法式善跋